



耶路撒冷 (连载二)
徐则臣

请允许我说一说铜钱，我叫他哥。多少年里他都站在路边，要么被别人取笑，要么没有人理。冬天里他如果不去擦清水鼻涕，两只手在化冻之前都不会从棉袄的袖筒里拿出来；到了夏天，他总是把裤子一直提到膝盖窝，为了防止被别人扒下来。四岁被猪踢了以后，很多年里大人们都以从身后猛地褪下他的裤子为乐，直到有一天，他的裤子被住在西大街的兽医朱永久褪下来，吓哭了迎面走过来的两个年轻姑娘。那两个姑娘现在早成了中年妇女，孩子都快结婚生子了，但那时候她们还年轻，头一次看见男人两腿之间毛发峥嵘，像个黑色的鸟窝，当然，还有猛然大壮的男根，她们就哭了，捂着失去贞操的双眼跌跌撞撞地跑，差点撞上对面开过来的拖拉机。朱永久因此被在场的中老年妇女骂得狗血淋头。他也没想到铜钱突然之间成了男

人，这个他妈的傻子啊，都长齐了也不吱一声。现在朱永久得了肺癌，正托人向法院起诉西大街旁边的沿河风光带管委会的大楼，他说因为这栋十二层楼，拆迁、挖掘、施工建设，一年多里尘土飞扬，让他染上了肺癌。他们家饭桌上每天都能擦下的一层灰尘可以为证。再没有人从背后扒铜钱的裤子了，但他还是谨慎地一直提到腋下，他的裤子必须跟花街上的裁缝林婆婆定制，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穿如此之高的高腰裤。他依然习惯站在路边，漠然地看着来往的行人，但见到我，他就咧开嘴笑，说：

——平阳，回来啦？

这些年，我从小学回来，从初中回来，从高中回来，从大学回来，从教书的大学回来，从北京回来，他见我我都会说：平阳，回来啦？他从来不问我是从哪里回来的，但他显然知道，他什么都知道，刚才我去楼下看他，他还在弄坏火车和雷击的恐惧中没有出来，但他说：

——平阳，你从北京回来啦？

谁告诉我我去北京了？他怎么知道我就是从北京回来的？当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知道我去了外面的世界。

“世界”这个宏大的词，在今天变得前所未有的显要。我相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放话“解放亚非拉”的时候，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充分：那时候对大多数人来说，提及“世界”只是在叙述一个抽象的词，洋鬼子等同于某种天外飞仙，而现在，全世界布满了中国人；不仅仅一个中国人可以随随便便地跑遍全中国，就算拿来一个地球仪，你把眼睛探上去，也会看见这个椭圆形的球体的

各个角落都在闪烁着黑头发和黄皮肤。像天气预报上的风云流变，中国人在中国的版图和世界的版图上毫无章法地流动，呼地一拨刮到这儿，呼地一拨又刮到那儿。“世界”从一个名词和形容词变成了一个动词。

在花街，在我小时候，世界的尽头就是跑船的人沿运河上下五百里。一段运河的长度决定了我父辈的世界观。跑船的老大和水手们带来远方的消息、零食和礼物，偶尔还带回来面容姣好的女人，他们说到连绵起伏的山，说到漫无边际的海，说到比我们市更高更大的楼房时，我们想，哦，那是另一个世界。我们的世界的尽头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在我念大学之前，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江西，那是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和三个朋友去寻找一个女孩。迷路、饥饿、流浪，举目无亲。没找到，我们沉浸在挥之不去的失望和忧伤里，同时我们也空前地兴奋：世界竟如此之大，任我们怎么走下去它还有。现在，我们四个人和要寻找的那个女孩，每一个人曾走过的地方都比江西要远得多。据我所知，即使现在他们有的人已经停下来，他们所到之处也大大超过了父辈们的想象；而只要他们还愿意，无穷大的世界就可以随时在他们脚底下像印花布匹一样展开。

的确，我们赶上了。可以出门念大学、读研究生、进修、工作、做生意、当兵、当兵之后的提干或转业，可以到任何一座城市打工，可以到国外劳务输出，可以留学、申请绿卡、变成外国人，当然，还可以全世界地杀人越货专干歪门邪道的事。据我父母的“情报”，仅在我故乡的四条街上（我说的花街、

东大街、西大街和南大街），方圆三公里内，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如果在本地没有一份相对满意的工作，如果他不是小时候曾被猪、驴或者马踢过脑袋，如果他的身心足以鲜活得上蹿下跳，他一定在外面的世界上跑——近到两百五十公里外的海陵市，那地方靠海，沙滩漫长，传说有的岛上住着很多猴子和神仙；远至地球的对面，那里的人真的很黑，白的很白，说着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花街人听不懂的鸟语。

四条街上的年轻人如今散布各处。中国的年轻人如今像中子一样，在全世界无规则地快速运动。此情此景，花街上的老同志经常抱有疑问：世界究竟有多大，能让你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马不停蹄地跑？他们怀疑你在一个无穷远的地方如何存活下去，吃米饭还是馒头？喝水吗？猪肉和鱼都从哪里来？那里有多少田地可以种出芹菜、芫荽、蒜苗、豆角、土豆、茼蒿、冬瓜、韭菜、茄子、丝瓜、山药、萝卜和大葱？因为他们看不见。他们不相信一架钢铁制造的巨大房屋可以在天上连续飞上十三个小时之后到达美国的城市芝加哥，那么重的东西怎么可能不掉下来？你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铁盒子里，能放心地睡安稳？多科学的解释，他们都认为是扯淡。现在，继本地开通火车之后，“为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竞争力”，在另一位伟大人物的故乡，离花街三十公里外的一个区，即将建成一座现代化的机场。从机场挖出第一锹土开始奠基的那天起，我们四条街上就一拨拨自发组团去瞻仰，他们想知道，这东西到底是怎么就能跟世界建立起了联系。

(未完待续)



陈彦 (连载18)

南归雁看何首魁一脸不屑的样子，就突然联想起温如风的话：何黑脸跟孙铁锤、叫驴这些哈屁都穿着连裆裤呢。好在这案子县公安局已上手，局长说这是中石书记亲自督办的案件。

在温如风醒来后，南归雁又去找王中石书记汇报了一次。王书记说：“人没出事就好哇！记住，不管在哪里当官，人是第一位的。死了人，我就要你的乌纱帽！北斗镇这几年经济建设拖了全县后腿，还怪事不断。你既要保一方平安，还要抓紧谋划经济发展思路，任务很重啊！你这名字……南归雁，搞不好……可就真成‘难归雁’了！”说着，还拍了拍他的肩膀。虽然有上级、长者开玩笑以缓和气氛的成分，但分量却很重。都走出县委大院很远了，他还觉得脊背麻麻酥酥的。

他要带着一镇的干部往回撤了。离开时，他找安北斗谈了一次话，谈得很是没有大学同学的味道了。他严厉指出：“事件触目惊心，震动全县！这是一起由于干部作风漂浮、玩忽职守所造成的恶性事件，损失不可估量！好在人没出大事，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中石书记反复强调，我们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加以补救。书记还批评说，北斗镇的经济建设已拖了全县后腿，却丑事不断、怪事连连。我们目前面临着维稳与发展经济的双重责任和压力！一个温如风，把一镇的干部都搞乱了阵脚，再出个李如风、吴如风怎么办？啊？”南归雁又敲了桌子沿，并且这次敲得很重，自己都痛得有些抽抽，还甩了一下。默默无语很久，他才把话锋一转说：“北斗，你毕竟是我的老同学，关键时刻必须冲在一线，干在前边！连老同学都给我掉链子，我还上谁的发条去？把温如风稳定下来，就是在保一方平安，就是在推动经济发展！镇上事多得很，我把人交给你了，出院后，必须亲自把他给我领回来，好好推磨去。案子县局上手了，相信会有结果的。北斗，你干计生专干也好几年了，只要把温如风的事办好，晋升正股也不难。只是再别观天象、拍星星了，那玩意儿不说玩物丧志，的确是耽误工作，得汲取沉痛教训哪！”

南归雁走后，安北斗沉闷了很久，但依然还是伺候温如风去了。

他跟花如屏两班倒，护士已撤除一级护理，他还得给温如风端屎倒尿。看着温如风交裆那一堆紫乌的肿胀，确实令人心惊胆战，是谁这样狠毒，端直朝命门上攻击呢？安北斗在深深愧疚自责，那晚太痴迷于流星雨了。他轻轻拎起温如风那吊紫乌紫乌的肉垂说：“存罐，尿！尿一点会舒服些。”温如风瞪了他一眼，疼得意思让他快放下。他就把那吊已说不清是什么物件的肉赶紧放下了。大概是放得太快，温如风还哎哟了一声。

又过了几天，温如风的交裆明显好了许多，尿时也不咧嘴做特别痛苦状了。只听他低声给花如屏安排，让麻利回去，说家里老母猪下崽了，得招呼；院子、地里到处都是冰溜子，怕儿子不听话，玩得摔折了胳膊腿，姥姥又管不住；还有钢磨也得开起来转一转，怕停的时间长了，锈了机器零件。在花如屏离开前，刚好陈院长带人来查房，安北斗就请陈院长把温如风的情况再给花如屏说一下。大概是混得熟了，陈院长就端直跟温如风开玩笑来：“没事，就是一个月内过不了性生活，一个月后照常。”羞得花如屏一头从病房撞出去笑去了。温如风也忍不住扑哧扑哧差点笑气了。陈院长说：“这有啥，性命性命，没性哪来的命？我给你讲的是科学。”安北斗主要是想了解温如风大脑的情况，只见陈院长对温如风诡秘地一笑说：“你问问他自己，脑子有啥问题没。”

“有些昏。”温如风蔫蔫地说。

陈院长一笑：“让砖拍了能不昏。”

安北斗问：“会不会再出现大的反复？”

陈院长又一笑说：“你先问他脑子里有啥问题没有？把红烧肉、猪蹄子放开啞就行了。”然后陈院长就笑着走了。

又过了几天，安北斗听见陈院长在跟温如风开玩笑，他就站在门口听了几句。陈院长说：“你以为县医院大夫、仪器都是吃素的？把你一抬来，我们就发现颅内没啥大问题，只是把下体踢成那样，几个抬你的人说，可能是派出所干的；你妹夫说，也可能是‘村盖子’打的；县委书记又那么重视，我们也看你可怜，就当重度昏迷处理了。那天要给你割喉插管，不是一下就把你吓醒了嘛！当然打得也的确很严重。主要是生殖器，不是脑壳，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一切功能都完好无损。你要住是你的事，我们只给你开点消炎药就行了。要打吊针，那也就是葡萄糖盐水，别的不能胡打，打多了反倒把脑壳打坏了，知道不？”

“院长，我不出院。只要坏人没抓住，我绝对不出。”

“天天住到医院总不是个办法。人家破案也有个时间不是。还有案子几年没破的，死人现在还在我们冰柜里存着，你说咋办？” (未完待续)

第十一章

自猎营归来，舒莞屏病倒了。憋儿发现食盒一直放在廊上，延至十时，叩门不应。榻上人还在昏睡，气息灼人。他连连呼唤：“大人，咱们快去大药堂吧！”舒莞屏双目紧闭。“大人分明是中了恶风，哦哦！”

女总管偕药娘等人赶来，喊道：“哎呀，这是中了‘黑煞’，不赶紧使上喇嘛大棒老菩萨汤就来不及了！”她让人在榻前燃起艾杵，熏汤滚沸，亲手施行砭术。病人胸腹遍布银针，宛若刺猬。至凌晨三时，舒莞屏缓缓睁开了双眼，额上泛出汗粒。女总管欣欣拍手。

冷大人进来，众人起身施礼，退出。“大人！”舒莞屏挣扎着站起。冷大人将他按在榻上，端详一番，摇头：“我也大意了，公子。”尽管舒莞屏气息微弱，言及捕蜚营见闻，还是忧愤难掩，眼眶湿润。冷大人垂手低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一切终须了结啊。”他站起，神情蔫蔫，嘱一句：“公子好生将养，谨遵医嘱。春天还长着哩！”

冷大人移步，盯住那把古琴，像在犹豫。后来他坐下抚弄几下。高山流水，跌宕奔泻，倏然停息下来。“好生艰涩。”冷大人垂手而立，满脸沮丧。

三天后，舒莞屏觉得一切皆好。他与憋儿走向室外，看杨柳深绿，大口吸进清冽的南风。突然有辘辘车声，憋儿仰脸惊呼：“提调大人！”一辆绛红色厢车已旋过弯路。小棉玉从车上下来，披一件朱面黑里的斗篷，神清气爽。舒莞屏趋前施礼，对方发出朗朗高声：“大公就要来了！”

小棉玉没有停下脚步，一直往前。舒莞屏惊呼：“大公？”“是

去老万玉家

张炜 (连载64)

呀。大公得知公子病了，从火器营顺路转过来。”舒莞屏搓手，向长廊走了几步。他想的是未及打理的居所。小棉玉说：“没那么快，咱在林中等待就好。”她走向一棵黑松，倚树而立。“这一程前后七日，就像一月。”她声音低低，又变得沙哑了。舒莞屏说：“在下弱不禁风，让提调笑话了。”他发现她正用力揪紧斗篷，把脸裹在里边，露出一双大眼，亮如鹞睛。“好可怕的捕蜚场，好黑的簪子！”他这样说，又煞住话头。他在想对方的遭遇：在捕蜚场，她差点被那些无法无天的家伙非礼了。“提调，天下竟有这等凶蛮，若非亲眼所见，断然不信！”他愤然一叹。她将斗篷合上。

“提调，我不知一会儿见到大公，该不该禀报。”“禀报何事？”“哦，总头领的密报。”“啊？快快说与我听！”她将斗篷褪去，露出了前倾的颈部，那个凸出的喉结正上下移动。他将总头领的话筒要复述一遍。小棉玉吐出一口气：“哦，是这样。我呈与冷大人，他自会定夺的。”“谢提调大人。”

他们从黑松下走开。一对相挨的鸢尾花正在绽放，小棉玉两手拄膝看它们。舒莞屏还为另一件事烦扰，最后说出：“捕蜚营小头领‘锅腰’获得府中赏赐，是一女子。”小棉玉看着地上的花束，说：“那也须她们愿意。将军本就豪爽，大公和国师也是一副热心

肠。”舒莞屏怔怔地看她。她回头发问：“公子还有何事？”

“没了。不过，提调！”“何事？”“大公和国师，他们仍单身一个人。”小棉玉笑了：“多么慈悲的公子啊！”

二

舒莞屏觉得面前的大公个子更高了，人有些消瘦，不过越发显得年轻了。他曾推算过，大公已年届四十，可看上去只有三十或更小。她的个头比自己还要高。这个居所没有帅府和行营那般敞阔，所以她在移动，好似一只长腿鹤鸟，而且是纯洁无瑕的白鹤。她除下头巾，一头乌发如水泻下。他搬来一张高背椅：“大公！”她心情甚好，那双眼睛看过来，显然为他的康复而高兴。

随大公前来的几位青年待在疏林间。一辆车子停在廊前，车夫正打理两匹毛色滑顺的黑马。有人端入一个很大的食盒，将饮品和几个小碟放在案上。大公看过起居间和卧室，还去洗漱间看了看，最后把窗纱撩起，站在那张宋画前。舒莞屏觉得屋里少了一物：大公画像。一股淡淡的茉莉香气漾开：这气息就源于近处，准确点说是从她身上散发出来。她看了一会画，探头看细小的笔触。她转过脸：“公子，你这儿还应该挂点什么。”

(未完待续)

